

打捞沉没的权利才能唤醒陈规

独生子女费每月5元,实行了31年;职工探亲假规定,实行了32年;每月几元到几十元的洗衣费、书报费,实行了30多年;防暑降温费,“模糊执行”了53年……记者近期在梳理一些规章、条文时发现,有些规定在数十年前出台后就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沉睡”不醒中却仍在行使对今日社会的指导性职能。(7月24日《新京报》)

行政法规和规章,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法律文件,本质应具有某种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体现在,必须给公众一个稳定的预期,轻易不去制定,制定了就不能轻易修改。然而,如果一项规定历经三五十年都不曾

有任何变化,显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行政法规和规章有诸多职能,其中一项最重要的职能就是为公众提供和保障公共福利。而公共福利毫无疑问应当与社会发展相同步。在诸多公共福利领域,今天我们仍然执行的是三十年甚至五十前的标准,显然跟不上我国的发展现状。

独生子女费的价值已经从最初的“可买几斤猪肉”到如今仅仅“可买一支雪糕”——这种变迁,非常形象地指出了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与落后的权利之间的巨大落差。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物质的丰富和生活成本的上升,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地分

享发展成果,那么就意味民众手中的权力在贬值。与此同时,公民应当享受而未能享受到的这部分福利转移至政府的手中,客观上又形成了“与民争利”的现实,加剧了民众的相对剥夺感。更不容忽视的是,由于这些“沉睡”的规定占据了大量的行政和立法资源,具有不可替代性,实际上又相当于堵死了解决现实问题的制度通道。毕竟,“沉睡”的规定也是规定,仍然具有排他性的法律效力。

有论者认为,规定之所以“沉睡”,实际上是因为我们一些党员干部距离群众太远,不关心群众疾苦、不听取群众呼声。对这种观点,我只

能部分认同。必须厘清的一点是,这些几十年未曾有过任何变化的规定并不是在“沉睡”,而是在“装睡”。制定者并非认识不到这些陈规的落后,而是在主观上根本没有改变的意愿。诸如探亲假制度,防暑降温费,每年都是两会的热点,社会争议也从未停止过。

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如果一项制度的决策者与制度本身并没有太多的利益关联性,那么他必然缺乏改变的动力。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对于这些滞后于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陈规,有改变诉求的往往是没有话语权的弱势群体,而具有话语权的

强势阶层却又没有改变的诉求。最需要防暑降温补贴的是那些在户外挥汗如雨的工人,最需要探亲假的是那些长年奔忙在生产第一线的普通劳动者,但他们并不具备制度变革的博弈能力,具备这种能力的人却坐办公室内吹着空调,惬意地享受着带薪休假。这就是典型的身份决定立场,屁股决定脑袋。

规定“假睡”的原因有很多,譬如制度设计的不科学不合理,譬如随着社会有些规定该清理而未及时清理,但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公众权利的弱势。因此,要想唤醒假睡的陈规,先得打捞沉没的权利。(吴龙贵)

留信道歉

近日,在长沙某小区,11岁的刘一凡骑自行车不小心刮伤了一辆停在路边的私家车,当时没人看见,在他懊恼、忐忑、纠结了2小时后,最终拿来纸和笔,写下一封道歉信留在了车上。9个小时后,他收到一条长长的手机短信,对方不仅没有发脾气,反而满是赞赏和鼓励。(7月24日《三湘都市报》)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选择。就像这名小男孩儿,在刮伤别人的车后,他有两种选择:一是走了之,二是承认错误。假如选择前者,反正也没人看见,被车主找到的可能性也不太大,或许事情就不了了之。但我们可以想象,当车主发现爱车被划伤后,就算不气急败坏,也会十分不快,爱较真的还可能想方设法找出“元凶”,如果真的找到了,责怪索赔少不了,甚至还会引起争端,惹出大麻烦。所幸,小男孩儿选择后者,选择了诚实。于是,结果大不相同:不但没有被责怪,反而受到车主的赞赏和鼓励。

其实,人们在生活中少不了有一些小摩擦,就看当事人怎么选择。有时,一个诚恳的态度,一句真心的道歉,往往能换来宽容和理解,从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文/小正 图/春鸣)



培训情妇

湖南省某市副市长贪污、受贿,他的情妇掌握了大量证据。为隐藏证据,这位副市长把情妇送至北京一所大学的法律专业进行了两年的学习,培养其法律专业知识及反侦查能力。

@新京报快评:副市长如此未雨绸缪,最终还是双双归案。贪官与情妇,历来就是奇葩组合。花样翻新,不过是徒增谈资罢了。

职业二房东

拥有数万套房屋,超过30万人口的北京天通苑,有三成房源用于出租,其中一半房源被二房东控制。天通苑的二房东数以百计。其中一位二房东控制着50多套房源。他一天啥都不干也能挣2000多元。

@小猫叶儿:这就是躺着,把钱挣了。

足协又犯昏

18日,足协否决了贵州人和俱乐部引进香港门将叶鸿辉的请求。面对足协给出“港籍门将不是引进范围”的理由,叶鸿辉反问:“难道香港人不是中国人?香港队出去比赛的时候,难道不是奏义勇军进行曲?”

@相约在春天2008:该灵活时不灵活,不该灵活时瞎灵活,这就是中国足协。

对“改地名”别一棍打死

近日,徐州丰县政府网站发布一条公告,拟将当地的赵庄镇更名为“金刘寨”镇,并向社会征求意见。有了解内情的人士指出,此举是为打响“刘邦出生地”名头而出的“怪招”。而赵庄镇表示,改名的想法有充足的历史依据,目前只处于征求意见阶段,将充分听取各方意见。(7月24日《扬子晚报》)

随意更改地名,折腾历史文化,乱花纳税人钱的举动应该反对,但不能一听到“改名”就一棍子打死。赵庄镇改名的创意虽然有些俗套,但并非一无

是处。如果当地真正尊重了民意,理清了改名活动的一些具体问题,改名之后真能扩大当地的知名度,提升地方形象,吸引投资,增加群众收入,我们不妨收起板砖,给予宽容与理解。

问题是,丰县与赵庄镇在决策之前,要保持理性谨慎的态度,充分讨论,尤其要厘清以下问题:一、找到当地是刘邦出生地的相关历史依据;二、充分论证改名之举能否获得合理回报;三、广泛征求并尊重民众意见。如果这些做不到,那这名不改也罢。

(叶祝颐)

漳州之外的医疗腐败也该严查

来自福建省漳州市纪委的调查显示,漳州市直区县73家医院百分之百涉嫌医疗腐败,全军覆没。案件涉及全市1088名医务人员、133名行政管理人员,几乎是全线失守。(7月24日央视《新闻1+1》)

对医疗腐败,人们多将原因归为“以药养医”、“医生收入低”等体制问题,但最浅显的原因却被忽略了,那就是查处力度太小,以至于连杀鸡儆猴的效果都没有。

福建漳州“全军覆没、全线失守”的医疗腐败,绝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难道卫生主管部门完全没有察觉吗?显然不是,恰恰是133名行政管理人员涉案,腐败金额达到了“公关”费用的15%,所以问题才迟迟没暴露。观察已经曝光的医疗腐败案件,不难发现,除了医院和医务人员之外,药监局、发改委、物价局、各地方政府医保办等几乎都有人涉案。事实反复证明,不靠司法介入,无论我们如何寻找制度根源并进行完善,医疗腐败仍会猖獗不止。公众期待,各地司法纪检机关积极行动起来,在医疗领域多打些“苍蝇老虎”。

(郭文婧)

“忘掉中学知识”易 忘掉苦学的回忆难

最近,网上流行这样一个段子:“很多年前,我能做三角函数,解多元高次方程,会画大气环流图,能背化学元素表,知道小孔成像,看得懂电路图,能背很多文言文,英语语法也熟,知道植物细胞有细胞壁而动物细胞没有……现在我就是个文盲……”随着各地高考招生工作的展开,已经告别中学时代的学生们,是否会像上述段子讲的那样,从此与高中知识说再见了呢?(7月24日《中国青年报》)

“忘掉中学知识”,既是一件令人伤感的事,也容易给人以强烈的挫败感——苦苦学来的知识,既包含了老师的语重心长,也包含着自己的汗水和努力,不曾想,就在我们读完所谓的大学、研究生拿到高学历或是步入社会之后,完全被忘掉了。依照中学老师的谆谆教导

“忘记就意味着背叛”“忘记就意味着不求上进”的标准,好多网友顿时没有了半点自豪感,恨不能再到中学去“回炉”。

然而,“忘掉中学知识”并非是个别现象。“只有2.5%的受访者表示还都记得”的现实足以表明,那些曾经用熬夜、汗水换来的中学知识,之所以当初被学来,不过是为了现在被忘却——当然,在中学那会儿,这些知识给了我们做题和考试的资本,给了我们拿高分的自信。而除了这一点仅有的意义,我们在注定要忘掉的中学知识里,根本找不到多少对于现实生活的帮助。

笔者拥有关于“忘掉中学知识”的伤感,是当年准备参加公务员考试时,笔者一拿到“行政能力测试”中的题例,发现其中有许多函数、几何、地理、历史的题目。每次

准备公务员考试,心里总想“穿越”回高中那个“博闻强记”的时代,也总感觉一个高中生就能将“行政能力测试”中的所有题目全部拿下。可是,话又说回来,我希望拥有这些知识,目的仍然是为了考试,而不是为了生活和工作。

熟则容易生巧,生则容易忘掉。再熟的东西也会随着时间的流转成为过眼云烟。从这个角度讲,忘记与现实生活多少任何交集的中学知识,是非常自然的事。三角函数、多元高次方程、会画大气环流图、知道动植物细胞的区别……这些当年所谓的重点知识,放在当下,简直就像“神仙术语”。由此,我等常人必须得佩服那2.5%的能记住全部中学知识的受访者。

与生活没有关系、与现实没有关联的知识,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大

的力气去学——这是一个中国教育一直未曾回答好的问题。而事实上,当我们的中小学生在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学习这些注定要被忘记的知识的同时,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当年的中小学习生活便都有了一段痛苦的回忆。忘掉那些知识容易,忘掉这段痛苦的童年却非常之难。对于我国教育体制而言,如何能避免让孩子们过多地学习这些无用的知识,给孩子们减负,给孩子们快乐,一直以来都是最为重要的问题。

教育如果解决不好是“为考试而学”还是“为用而学”的问题,则教育就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出路,孩子们便不会拥有快乐的童年。更可怕的一点是,“知识无用论”也会因此而抬头——知识注定无用,又何必在意那一纸似真非真的学历证书?(王传涛)